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比如一次活动、一个日子、一张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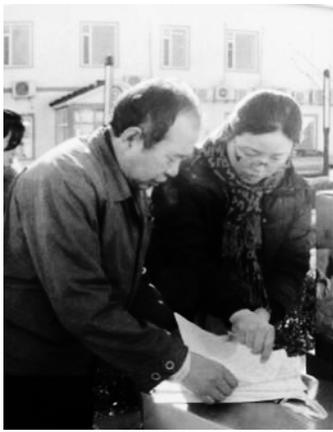
被遗弃的孩子

□马德生 文/图

2010年国庆节，工会主席赵铁树正在家属院与一帮棋友对弈，忽听门卫老李叫了一声：赵主席，有亲戚来看您？循声望去，老李带着一对中年夫妇，还有个十多岁的孩子已到面前。赵主席急忙站起来但又有些迟疑：“您是？”“赵叔，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国恩啊！”一口浓重的河北口音。“哦！”赵主席这才恍然大悟。

时间倒流回上世纪70年代末，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赵主席还是年轻小伙子，在儿童医院工作，是单位工会的一名勤务员。一天上午，医院接收到一名外地患儿，小男孩三岁多，面黄肌瘦，高烧、咳嗽，小脸通红、浑身发烫。家长是一对农村夫妇，衣着寒酸，说在老家治疗个把月了反复高烧、咳嗽不见好转，偶尔还有咳血。很快，检验结果出来：初步诊断为风寒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因有咳血状况不排除肺结核的可能，需要住院治疗。家长听说要住院治疗，还有可能是肺结核，两口子一直抹眼泪，等到输完液，护士催促办住院手续时，这对农村夫妇却神秘失踪，只留下病床上的孩子还有一些零食和玩具。

这可怎么办呢？医生、护士都犯了难，那时候还没有应急机制，查找病历档案，只知道孩子小名叫拴成，家长是河北保定人，别的啥都没留下。无奈之下，医务科找工会寻求帮助。孩子有病不能不治，治病救人要紧。工会领导当即决定，工会救助一部分，动员医务人员募捐一部分，孩子的病不能耽误。并指派一名护士专职负责孩子的护理工作，而当时的工会勤务员赵铁树专门负责孩子的衣食住行。尽管大家的工资都不高，但经过全院上下的积极动员，最后捐款3000多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一笔钱了，幸而孩子最终确诊为肺脓肿而不是肺结核，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下，三个月后完全康复。小男孩满面红光，一天天活泼起来。聪明可爱的小男孩非常



讨人喜欢，而赵主席和那位护士更像是孩子的家长一样，和孩子形影不离，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孩子康复了，可是不能总住在医院里，终究要送回家去。于是，根据孩子的断续记忆和只言片语，医院工会指派赵铁树和那位护士带着孩子坐火车直奔保定。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通过广播和走访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遗弃孩子的家长。听说孩子没有病死，活蹦乱跳地给送回来了，全村人都出来迎接北京的恩人，孩子的家长更是感激涕零，当时就给恩人跪下了。他们说不是不想要孩子，实在是家里太穷，付不起医药费，村里好几个孩子都是那段时间因为肺结核夭折了。临别时，孩子叫着叔叔、阿姨，搂住脖子不撒手……

后来，为感谢北京医护人员的大恩，孩子学名国恩。2002年孩子结婚时，还带着媳妇专程来北京看望了赵主席和那位护士阿姨。这次，赶上国庆节，两口子带着孩子一路打听，又来看望恩人“赵叔叔”。

赵主席常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危难之际帮人一把，自己心安。如今，赵主席已经退休两年多了，但是赵主席讲的这段故事却一直萦绕在心。屈指算来，我参与工会工作也十几年了，“为职工群众维权益、谋福利是工会工作者的本职。”赵主席的教导我始终牢记在心。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青春岁月

煤油灯照亮的冬夜

□刘早生 文/图

收割完晚稻，谷子还没晒干入仓，父亲就草草收拾了几件衣服，背着个蛇皮袋，一道和村里的男人们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剩下母亲，既要打理田间地头的活计，又要管顾我们三个孩子。

冬天夜长昼短，吃过晚饭，母亲收拾好碗筷，又安顿了弟弟们早早上床睡觉。我伏在饭桌上的煤油灯下写作业。那时村里还没电灯，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或菜油灯。我家的煤油灯是用一个废旧的墨水瓶改装的，灯芯就是屋后采的灯盏草做的。如豆的煤油灯，照亮的地方只有一小块儿。母亲搬了椅子借着我写作业的余光糊鞋底。

每年冬里，母亲都要给一家老小每人做双新布鞋。糊鞋底的糨糊做晚饭的时候母亲就蒸上了，是用新红薯粉和水蒸的，蒸出的糨糊又白又黏。鞋底的料子多数用的是实在无法穿了

的破旧衣裤、被面，也有一些是平时做衣裤、被面剩下的边边角角。那时，农村人过的日子虽然苦焦，但都很惜物，很少浪费，这样的日子比现在感觉要扎实。

母亲每糊上一层底子，都要用烙铁烫平。热的烙铁按在布料上，散发出微微的热气，有一种红薯蒸熟起锅时的味道。烙铁是放在母亲膝下火笼里加热的。在我们那里，每户人家都有几个大大小小的火笼，用来御寒取暖，也可用来烘干衣服。冬天时，灶膛里烧尽的木柴剩下的灰烬，红通通地散着热。把灶灰铲几铲到火笼里，盖上一层冷灰，就可暖上一夜。

母亲糊着鞋底，不时问问我脚冷不冷，冷的话就用烙铁把我脚下的火笼拱一拱，拱开灰后，露出红亮的火星儿，散发出更大的热，脚一会儿就不冷了。

收到父亲的信的日子，母亲

和我们三个孩子都会高兴一整天。到了晚上，母亲早早收拾好，抱了三弟，旁边二弟伏在她腿上，听我在煤油灯下读父亲的来信。在我念到父亲说他在外有了活儿干，也不很累，干一天能挣到三十来块钱，吃住也不错，勿用挂念时。我们脸上都笑着。有时，父亲写的字我不认识，母亲就教我怎么念。

写回信时，母亲口述，我写。母亲说的无非是家里大小都好，三个孩子也很听话，田里的活儿没有多少，花生、豆子都收回来了，栏里的那头猪，到年底出栏的话会长到二百多斤……最后一句总是，在外面要保重身体，不用操心家里。

墙上的那本日历越撕越薄，冬天也越来越冷了。我在煤油灯下看书，耳边响着母亲拉线时发出咻咻的细微声音。鞋底很厚，一般的针是无法穿过的，得借用锥子钻眼。母亲每用锥子前，都要在头发上擦一下，然后一手拿鞋，一手使劲用力把锥子穿透鞋底，再把针穿过。打鞋底的线是苕麻线，是用苕麻的茎皮做的。许多人家都会种一小块地的苕麻，六七月份的时候收割了剥皮，用两片竹夹把外面一层青色的表皮夹尽，剩下的筋漂洗干净，晒干后就可根据需要搓成各种用途的线或绳。纳鞋用的麻线很坚韧，十分耐磨，常常是鞋底烂了，麻线还没断。

日子就在母亲的一针一线里过去。弟弟和我的鞋都做好了，母亲让我们一一试脚，无一不合脚，看着我们穿上鞋，蹦蹦跳跳的，母亲很幸福地微笑着。接着又继续做父亲的，等到父亲带着一身风尘从外面回来，母亲的鞋就做好了。年也开始了，只是母亲常常忘了给自己做双鞋。

■家庭相册

家风留痕

□崔汉婕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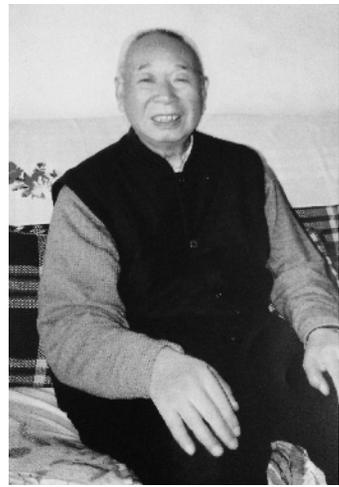
我的姥爷是去年去世的，九十五岁的高龄让他的葬礼也变成了喜丧。

姥爷名叫鲁挺，出生于山西运城垣曲县，1936年参加革命，没几个月就火线入党，也算赶上红军的尾巴了。抗战结束，建国后姥爷担任八一工大大队长。他在任职期间带领庄则栋等八一队一批乒乓球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声名鹊起。还在当时积极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的“乒乓外交”，退休时为军级干部。

我小时候最开始对姥爷的印象，是他如月牙般慈祥的双眸和那张凹凸不平且苍老的脸颊上早已隐藏不住的鱼鳞般皱纹，还有便是他右腮那处凹陷的伤疤。姥爷说那伤疤是他抗日战争打鬼子时落下的，子弹原本是奔着脑袋打过来的，多亏身旁战友及时向下按了他一下，子弹才侥幸贴着脸颊划了过去。

每每说到此处时，姥爷还总不忘加上一句：“要不是我的这位战友，我早就没命了，也就没你们了，他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啊。”这些话，姥爷说了一辈子，记了一辈子，直到他去世，都怀着对老战友深沉的感恩。

是姥爷让我们在懵懂无知的



童年就认识了“感恩”这个词，并要我们记住应该感恩的人。后来，“感恩”这个词连同姥爷对我们其他方面的要求，都以家规家训的形式表达给了我们。由于姥爷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念私塾长大，他常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我们如何内观修身、传承家风、提高素养。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姥爷就用毛笔字将家规家训写在宣纸上亲手交给我们每一个孙子辈的孩子，里面有“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自己薄技

在手”、“莫贪杯，自惭形秽悔莫追”，还有“每日三省吾身”、“孩子的生日，母亲的受难日”，每到那天都要晨起给母亲磕个头”……

他希望能我们做到这些，为此，姥爷经常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记得在姥爷腿脚还能动弹时，一次我陪他坐公交车，有人给姥爷让了个座位，姥爷谢过后没坐几站就起身让给了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自己则在旁站着。当我在学校和同学发生矛盾时，姥爷总会让我先找自己的问题，就算不是自己的问题也要宽以待人。

记得大舅在上世纪90年代刚下海做生意时，姥爷在饭桌上曾当着全家人的面严肃地对他说道：“做生意一定要奉公守法，实实在在，产品必须保证质量，不能赚昧心钱。”他还时常告诫当医生的妈妈：“在行医生涯中要一心为病人看病，人得了病已是可怜，医生万不可收病人的红包和礼品。”

我能感受到这些话对我妈妈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妈妈几十年的行医生涯里，真的从没收过病人任何礼金，切实做到了一名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

虽然姥爷去世了，但他所树立的老党员的光辉形象和家规家训却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并会永远流传下去。